

关于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

〔美〕 J·H·谢拉*

一、回顾

“以最少的花费，为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好的书”这种观点，几乎不能称之为图书馆界的信条了。但是，多少年来，这个观点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人们所接受。人们从来没有给这个问题下过确切的定义，也没有考察过它与文化或社会的关系。因此，与其说它是一种哲理，或一种信念的推崇，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教条。奥列佛·加库（Oliver Gareau）在他的《公共图书馆与政治作用》（1949）一书中，对“图书馆信念”（Library faith）作了一番论述。他说：

“我们现在所称为的‘图书馆信念’，是由来已久的。它实质上是一种信仰，由于被人们普遍地接受，以至于不必用文字表达出来。这种信仰本身是很好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我们的文明世界里，它的许多基本观点得以生存。当谈及文化时，图书的情况、读物的总量和图书馆的藏书量（不仅是个别的，而且也是全社会的），都成为衡量的标准”。

按照这种“信念”，人们对这位作者和他的图书馆界同龄人常常说的，如果我们早出生三十年，我们大家都可能成为传播福音的牧师这一点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波尔斯·巴特勒（Butler）在《图书馆的参考职能》（1943）一书中提到，图书馆员一般对他们这一行业的哲学性原理的阐述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一些图书馆员不喜欢也不相信理论，他们只知道社会需要有效的图

书馆服务，而不清楚社会也需要理论观点。他们耽心对专业理论的探索，会导致对实际工作的忽视。另外一些图书馆员则认为，图书馆的全部工作，应接受理论分析的指导，这种分析将揭示基本规律和原则；他们相信，一套完美的图书馆学理论是可以在不损害实际工作效率的情况下向前发展，甚至还相信，必须在建立了这套完美的理论之后，图书馆员才能在他们的实际活动范围内胜任他们的工作。”

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而存在，对于它的理论问题，图书馆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矛盾心理，甚至漠不关心和忽视的态度？这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成千上万的图书馆仅以其存在，就创立了它们各自的理论与哲理。在古代索马利亚人和埃及人，就是因为人们需要而建立了图书馆。对于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播，对于克服个人记忆的局限性，对培养传教士，对商业贸易和其他需要历史记载的事务交流，对于处理国务等，文化记载的保存是极其必要的。当中世纪的大学出现后，图书馆之所以必须建立，是因为以书为中心的教育制度的需要。早期的图书馆员同时也是学者，他们不仅对藏书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而且还亲自对这些藏书进行研究。只是现代的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才感到作为一种机构，有为它的存在和对它的指导建立理论的必要。

现代的公共图书馆起源于小型的自发的群众团体。这些人聚集在英格兰和殖民地的美国（即美国独立前的十三州），以便获取

他们在工作和文化普及中所需要的但又难以得到的书籍。这些组织的收藏量，大约相当于一个绅士学者的私人藏书量。这些社会性的图书馆，分布在美国的东海岸，随着开拓者的内移也逐渐向内地延伸。其中，象波士顿图书馆、罗德岛新港的红林（Redwood）图书馆，足以抵挡社会上严重的经济短缺（即货币与信贷的不足）。但大多数图书馆却由于它们最热心的资助者的去世或迁移而中途关闭。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图书馆自愿的资助显然不能适应一个新兴国家对图书的要求时，读者们开始要求从市政基金中，抽一部分来资助图书馆。这样，公共图书馆就应运而生了。同时，为了得到公共资助，又必须提出有实际效果的根据。图书馆作为当时一种新型的普通社会事业性质的机构，是整个公共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公共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公共部门，也要求取得自己的合法地位。在新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首次公文报告中，奥列佛·温德尔·霍姆斯问道：“图书馆是什么？只不过是孵化‘学者的巢穴’！”霍拉斯·曼则把公共图书馆看作是“我们公共学校的无尚光荣的事业”。而所有早期的支持公共图书馆立法的鼓吹者，都强调这个机构对于一个有知识的选民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民主便不能存在。

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重新稳定，公共图书馆遍及全国，虽然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为数甚少，但是很多图书馆还是在安德鲁·卡内基的慷慨赞助下得以扩展。图书馆是必需的这一事实，甚至已被那些不使用它的人所承认。图书馆在很多美国青年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在那些二十世纪大量涌进美国的移民的文化适应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直到三十年代的萧条时期，图书馆员们才突然意识到，他们确实是整个社会部门的一部分。图书馆是由社会创造的，影响整个社会组织的事件同样也涉及到他们。虽然这种认识是严酷的，但即使这样，也没多

少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图书馆员认识到他们必须问问自己：“我们的社会作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图书馆员”？由于自身的气质和所受训练的缘故，图书馆员们总是实用主义的信徒，并不十分热衷于理论性的思考。

其结果是，近几十年的图书馆员和他们的图书馆，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行动，以希望他们能用它们本身的多样性吸引更多的公共资助。这些行动，如成年人教育，为老年人的服务，对经济困难的人的援助，为残疾人的服务以及其他力所能及的活动。但图书馆员们却没有问一问：图书馆是否就是以上所提及的社会服务中的最佳机构。多少世纪以来，图书馆一直是处于社会的优越地位。然而，它能不能，或应该不应该把它的传统继承下来，并尽可能地使之成为对人们最有用的东西？这类问题是很难解决的，至今在理论上还未有多少突破。图书馆员们随意地谈论着图书馆学，而且确实也想赋予它以科学的原理，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图书馆学已经从人文科学中产生。

二、定义和目的

图书的集合并不等于图书馆，图书馆也不仅仅是一个保存图书的地方。我们这里所说的图书馆是一个组织，是一个保存和便于利用文字记载系统。它是一种社会工具，在对任何社会和文化都非常重要的交流网中起着联系的作用。没有交流便没有社会。没有一定形式的文字记载和保存这些文字记载的方式，便没有持续的文化。图书馆也偶尔兼有一定的附加职责，但它的基本目的却永远是在有关文字记载知识、思想的交流链条中的环节。然而，由于知识、思想这些无形东西寓于有形的物质中——即书籍或其它文字记载里，人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即把物质的书，而不是书中知识的内容作为实际存在的事物。就单纯的书而言，书不过是著者

的认识的体现物，它的效果则因读者的理解而不同。

现代图书馆，至少是西方世界的图书馆，是一套由一个行政部门领导的三个相互关连和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体系。这套体系的目的，在于保持这种三合一结构的平衡和设法使目的与目标得以实现。这三个部分——也可以认为是职能或作用，即：搜集、组织和服务。

搜集 要求图书馆员必须懂得收藏什么样的资料，才能满足赞助者或赞助团体的合理要求，以及怎样才能收集到这些资料。文献目录是获取的关键，因为人们从文献目录中得知要获取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书目是获取文献的钥匙，因为只有书目才能使我们知道有哪些需要的书。

组织 涉及到按照目录或其它形式，把资料或这些资料的代理品组织起来，以便需要时可以查到。组织同样需要对资料的主要内容或其他对赞助者有用方面进行分析。排列顺序是关键的一环，因为只有通过顺序，即关系，人们才能掌握文字记载的知识和其他方面。人类不能胡乱思维，顺序是“上帝”的第一条法规，而这条法规在图书馆的组织中则是再重要不过了。

服务 这是图书馆的基本宗旨。它是前两部分存在的目的。如果整个体系没有被利用起来，书籍的收集和排列得再好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书在于利用；每本书是为了读者；每个读者是为书而来。”这是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条规律的头三条。虽然它们在事实上不是规律，只是规则，但仍然很有威力。不管什么类型、规模的图书馆，这些规则都是它的基本要旨。

行政管理是必要的。因为作出决定和提高水平都需要有一个业务领导。行政管理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不能“创造”出任何东西来，它不能收藏书籍，进行分类和分析图书馆资料，也不能给读者提供直接的、明显

的和实际的服务。而且，行政管理机构应被限制到最小范围内；行政管理人员越少，行政管理就越好，但这并不是说行政管理不重要。当行政管理发挥其最好作用时，它可以在最严格的限度下取得理想的效果；反之则可以破坏最完美的图书馆系统。随着图书馆规模的扩大和日趋复杂，行政管理也就越发重要。

图书馆也可被认为在三个区域内进行工作：即机械区域，最大容量区域和最广联系区域。

机械区域 包括图书馆程序中的所有体力的操作。这里还包括图书馆员工作需要的所有“工具”，其中有硬件、软件。这些名称是从计算机设计中借来的术语。这些工具是用来为图书馆员或读者服务的。

最大容量区域 这个区域包括图书馆中的所有智力资源。“最大容量”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表示图书馆的藏书量应尽可能的大，而是表示资源应最大程度地满足使用者的需要，假使图书馆得到经济上的支持的话。“容量”这个词还包括通过馆与馆之间的合作而可能得到的其他图书馆的资源。

最广联系区域 是指图书馆工作的社会和知识环境。图书馆首先要对本国的文化负责，但这个任务并不排除对其他文化和社会目的的考虑。究竟图书馆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应做到什么程度，还是个有待回答的理论问题。当社会本身的目标还不清楚时，或这个社会还处于不断变化中时，图书馆员就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

三、社会、文化和交流

人类学家认为，社会是由哪些为了共同目标和满足共同的需要，而在一起工作的人们组成。文化则是一个社会的知识、思想和共同的信仰的集合体。这种文化由各种制度和习惯来解释、培育和加强的。这些制度因习惯是指那些在社会中大的、强有力的因素。

体，诸如家庭、宗教、法律、教育等，通过它们的代理者，如教会、法庭和学校等来实施它们的权力。这些制度和习惯建立起衡量品行的标准，它决定文化的继承和明确需要取缔的糟粕。制度和习惯是统治社会的，任何一个个人违背了它，都会招来“灭顶”之灾。同样，图书馆也是由文化浇铸成的，也在教会、州政府、法庭、教育这些制度和习惯的行列之中。图书馆通常被认为是教育机构的代理者，但同样也是州政府、法律甚至宗教关注的部门。这样，照上面所下定义的社会联系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网，并以多种方式创造奇迹。

文化是一个社会知识和信仰的总和，由三方面维持继续着。这三方面是：物质设备，学术成就和社会组织。物质设备包括各种工具，从石斧到最精良的计算机及其他机械、电力装置。学术成就是思想的产物的总和。社会组织则是把这两者结合为一的系统。语言是文化的精髓，这也得到许多人类学家的承认。没有语言，文化便不复存在。不管是口头上说的，笔头写的，还是运动着的语言，都是在同一文化里生活的人们所理解接受的象征性表示方式，它是文化交流体系的基础，而图书馆又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

因为图书馆是社会中文化交流体系的一个重要机构，所以一个社会或文化怎样获取、吸收和传播知识，必须在图书馆员专业理论中找到依据。道格拉斯·沃普斯(Waples)相信，研究阅读的社会效果对图书馆工作非常重要。虽然他还没有找到答案，但他至少通过自己的探索，揭示出这个问题，并对图书馆专业理论的重要性作了阐述。另一方面，情报学似乎主要与社会中的交流渠道的效力有关，而不强调与知识的起源和发展的联系，以及这个知识对它同时期文化的影响。而且，情报学家似乎也主要与自然科学联系，因为自然科学是涉及到物质与物质现

象，而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则着重于思想、知识和它们的交流。所以，图书馆学更接近于人文科学，而不是“硬”科学。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对新的交流学科的需要。这个新的交流学科将不是对过去已有的，有广泛影响的宣传领域的简单重复，而是关于知识的实质本身。知识是怎样发展和增长的早已成为研究的课题，但知识是怎样整理、综合和付诸实际工作，还几乎是一个无人认识的领域。从最古老的时候起，人们就有了自己的逻辑方法和系统的科学的有条理的阐述，我们很清楚这种知识是怎样积累和世代相传的。哲学家们早就在探索知识的本质，知识的源泉和方法，以及知识的真理性的局限。但认识论的研究则总是与个人的智力发展过程相连系。心理学家承袭了哲学家的这套方法，把它运用到实验中去，在考察个人（又是个人）的智力和行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不管是研究认识论的学者，还是心理学家，都没有能够发展成一套有条理的，被人理解的，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有关知识的差异和知识的综合的体系。虽然社会学家们已经把研究重点放在人的群体的行为上，但他们仍然把部分精力用在研究形成社会结构的知识力量上。

我们这里展望的新学科，叫做“社会认识论”，也许以后还会有更确切的提法。它将对社会知识的发展过程这一复杂问题作出卓有成效的考察，提供一个范围。这种考察，就是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寻求达到与整个环境的关系，研究的重点在生产、流通和集合以及整个社会模式的所有交流形式的消费上。在这样一门学科的基础上，将产生一门有关知识与社会行为的新的，综合性的学问。

虽然社会认识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知识，但它仍将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

由于情报学的出现，图书馆学不得不首次自觉地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批判地

检查自己的知识基础，慎重地树立图书馆是为人类（单个的人和社会中的成员）服务的综合系统的观点。尽管图书馆事业和它同时期的文化有着如此明显的关系，但把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实体来认识，还仅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时间，与社会学理论的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恰好吻合，这样就有助于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专业建立起来。

公共图书馆员正在提高他们与其他教育和社会代理机构合作的工作技能。他们开始参与一些大型的为不能阅读的、官能残废的文盲和仅受过低等教育的人服务的社会团体计划。在最近几十年里，特别是近几年，公共图书馆在社会的思潮和决策方面扩大和加强了自己的作用。这些附加的职能丝毫没有泯灭图书馆的独立性，也没有削弱图书馆的首创精神和社会威望。对图书馆员进行职业教育的课程已经反映出教育理论的变化，和图书馆学理论的变化。

四、个人知识

虽然图书馆是社会的产物，但它却不能象其他群众性服务机构那样对每个人都发生作用。每个人都为自己需要而去寻找图书馆和资料，而又正是通过个人，图书馆才能达到它的社会性目的。这样，对图书馆来说，对人类恰如其分的研究就是对个人的研究。

对于图书馆员来说尽可能多地掌握读者获取知识的心理过程和思想过程是十分重要

的。对一个图书馆员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知识？我们怎样学习知识？通过各种方式吸收的知识是怎样影响人的行为的？阅读对于人们的作用，沃普斯（Waples）早已作过阐述。但知识对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人们却仍不清楚，而且还回避讨论知识的本质这一问题。

因为人们的交流大部分是靠符号表示而进行的——书面、口头、手势以及其他有形的形式，所以交流的问题、语言学的问题和符号表示问题，就成为图书馆员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由此可见，图书馆员首先应该关心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实体。但又由于物质实体通常体现和代表概念，这两者就很容易混淆。图书馆学涉及到所有的学科，但又以其知识性和专业性独立于所有的学科。图书馆学理论，随着它的发展，定将包括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不仅因为图书馆书架上保存着人类经历的记载，而且还因为这些保存物体现着和能够满足所有人类生活的需要。

孔 青 况能富摘译自 ALA W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Y. 1980. 本刊校改。

* 作者 J·H·谢 拉 (Jesse Hauk Shera, 1903—)，当代著名的美国图书馆学理论家、教育家。